

电视连续剧

管仲

李新泰
徐道铃

高连欣
张宏森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连续剧

管仲

李新泰
徐道铃

高连欣
张宏森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(鲁)新登字第3号

电 视 连 续 剧

管 仲

李新泰 高连欣 徐道铃 张宏森

出版者:山东文艺出版社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发行者: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

电话 613710

印刷者:山东电子工业印刷厂

850×1166毫米 32开本 8.875印张 2插页 220千字

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29-0729-5

I·651 定价 6.00元

第一集

1. 齐国城门。

在一组表现盘古开天、历史沧桑的空镜头中楔入旁白。镜头落脚于齐国城门空景。

巍峨的城墙。雄伟的城门。

一面凝重的“齐”字大幡立于城门之上。

齐襄公在离宫被杀……

公子无知在齐宫为雍林等人杀死……

旁白：公元前770年，中国进入了春秋时期。天下大乱，风云变幻，战火连绵，民不聊生。中国出现了大动荡、大分化的局面。周天子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，各诸侯国开始了大国争霸。当时的诸侯国之一——东方大国齐国，政治黑暗，阶级矛盾尖锐、激烈。公元前685年冬天，齐襄公荒淫暴虐，被其叔弟公子无知弑君篡位；无知继位不足一月，又被大臣雍林等人杀死。这一年，是齐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，齐国无君，国内混乱不堪。我们的故事由此开始……

2. 东郭牙家。庭院。日。

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刺入雪白的绵羊。羊尖锐地叫几声。鲜血如注，充满整个画面。血流入敦中。

雍林、东郭牙、宾须无等齐国大臣肃穆庄严地站成一排，共

同注视着牺牲。

垂死挣扎的羊。奄奄一息的羊。

羊的右耳被割下，放进铜盘。

雍林展读红色帛书：“汤汤天籙，泱泱厚土，庚年孟春，吉日良辰。臣东郭牙、宾须无、雍林歃血立盟：公子无知弑君篡位，天理难容，死有余辜。我等大齐忠贤臣子，沿遵古训，大宗维翰，宗子维城，立誓拥戴公子纠为大齐国君。非纠不君，非纠不臣，如有背叛，神明殛之！”

东郭牙，宾须无等齐声道：“非纠不君，非纠不臣，如有背叛，神明殛之！”

雍林将黄帛盟书分给大家：“各位大夫存此副本，时刻监察！”

众人接过盟书，小心翼翼地装入怀中。

雍林双手捧起敦，舐一下羊血：“雍林信守盟约。”

东郭牙捧起敦，舐一下羊血：“东郭牙决不反悔。”

宾须无等人依次捧起敦，舐羊血：“宾须无与盟约同在。”

雍林将羊放进已挖好的坎中，将红帛盟书放在死羊身上，捧一捧土，洒在羊身上。

东郭牙捧土洒在羊身上。

宾须无等人依次捧土洒在羊身上……

纷纷扬扬的土覆盖了牺牲。覆盖了一个诺言。

3. 齐宫正殿。日。

殿中北向面南的国君主位，高高而踞，空空荡荡。御案上落满一层尘土。

台下两厢，分立着齐国大臣。站于首席的是周室上卿高偃和国氏，依次是宁越、东郭牙、隰朋、王子成父、宾须无、雍林、竖貂等人。

大殿内气氛严肃而压抑。

高傒：“诸位大夫，公子无知弑君篡位，罪该万死，剪除逆贼，顺乎天道。可是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今日请诸位大夫聚会，就是商量拥立国君的大事。”

隰朋：“高上卿、国上卿乃周室世卿，德高望重，一语千金，不知二老意下如何？”

高傒：“同事于周室，同列于诸侯，可数年来，我齐国多灾多难，国力不张。由是观之，拥立新君关我齐国兴衰大业，不可不慎。”

隰朋：“君上无子，继位的应是君上的弟弟公子纠和公子小白。而今，公子纠出奔鲁国，公子小白寄居莒国，二者必择其一，全凭高、国上卿定夺。”

东郭牙不等隰朋说完，大声道：“大宗维翰，宗子维城，此乃祖宗遗训。公子纠年长，当由公子纠继任国君。这样才名正言顺，免得一波未平，再起一波。”

雍林：“国事日紧，应立即派人到鲁国迎接公子纠回国即位！”

高傒看宁越一眼。宁越正注视高傒。

高傒看看国氏，二人交换了一下眼色。

东郭牙大声道：“高、国二位上卿，公子纠即位，合乎宗法，顺乎众臣心愿，请马上派人去鲁国迎接！”

宾须无：“臣愿往鲁国，迎公子纠回国即位。”

4. 齐国城门。日。

一支车马匆匆驶出。

车队簇拥着中间一辆篷车。宾须无端坐其上。

车刚出城门，宾须无喊：“停！”

驭手勒马。车队停下。

宾须无：“齐国距鲁国多远？”

馭手：“西南五百里。”

宾须无：“距莒国多远？”

馭手：“东南二百里。”

宾须无：“马不停蹄，不舍昼夜，直奔曲阜。”

馭手：“是。”

车队复行。疾驰如飞。

5. 齐国大殿。日。

大殿内，唯留下高、国上卿。

国氏站立凝思，踌躇不决。高傒徘徊踱步，焦虑万分。

高傒：“公子纠乃平庸之辈，不学无术。东郭牙与公子纠素有旧交，雍林弑杀无知，也恐新君论罪。所以，此次宾须无赴曲阜请公子纠，名遵古法，实图私谋。如果公子纠即位，太公祖业将丧失殆尽，齐国毁矣！”

高傒对空浩叹。

国氏：“公子小白，虽年幼于公子纠，但聪颖过人，知书达礼。如小白即位，齐国尚有希望。”

高傒：“国上卿，这长幼有序，宗法难违，你我奈何？”

国氏：“若拥戴平庸之辈，岂不更是辱没列祖列宗？祖宗之本，唯贤良是举。”

高傒听国氏言此，忙从怀中掏出早已写好的帛书，递给国氏：“国上卿既出此言，老夫也不再隐瞒。我已给公子小白写好帛书一封，拟请快马奔赴莒国，请小白速回临淄即位新君。”

国氏读罢帛书：“高上卿所为，是给大齐积德之事。”

高傒当即在空空的大殿中央跪下，面向空空荡荡的君位：

“苍天在上，老夫世受天子之恩，乃周室忠臣，不敢有二。今为

太公祖业，大齐子民，也为周室平安，天下和顺，特违宗法，私立公子小白即位齐国新君。拳拳之心，敬祈体恤！”

国上卿也与高傒并列而跪：“拳拳之心，敬祈苍天厚土、列祖列宗体恤！”

6. 鲁国。空旷的原野。日。

一排刀币吊在远处的杨树下。

一箭飞来，刀币应声落地。三箭射来，连中三元。

手持大弓的公子纠仰天大笑，乐不可支。

公子纠仰天大笑的特写画面中，旁白：“这就是因齐襄公暴虐，出奔鲁国的齐襄公之弟公子纠。”

公子纠再挽长弓，瞄准天上飞鸿。

召忽入画，仰望天上飞鸿：“公子箭法，可谓百发百中！”

仰望飞鸿的画面中，旁白：“这是公子纠的师傅召忽。”

管仲入画，一下把住公子纠张开的大弓：“公子此发，枉费心力！”

公子纠的手一下松弛下来，不满地盯住管仲。管仲不卑不亢，胸有成竹地微笑。

管仲的微笑画面中，旁白：“这是公子纠的师傅管仲。”

公子纠忿懑地：“师傅何必扫兴？”

管仲：“刀币悬于树下，静止不动；飞鸿游于天上，片刻不停。公子只知有静，不知有动，以不变之态应万变之势，必然箭箭虚发，毫无建树。”

天上飞来一群鸿雁。

公子纠不屑地拉弓：“师傅所言，为时早矣。”

公子纠射出一箭，箭直冲蓝天。飞鸿翩然而飞。

管仲：“此起彼伏，彼抑我扬，张弛相彰，动静相和，才是射箭之道。”

公子纠把弓交给管仲：“师傅宏论滔滔，不妨一试！”

管仲接箭，拉弓，全身转一个漂亮的弧圈，潇洒一射。

一只飞鸿呱呱坠地。

几只飞鸿惊恐而逃。

召忽大声喝彩：“夷吾真神箭也！”

公子纠夺过弓箭，愤怒折之，弃之地上。

召忽恐惧地看着管仲。管仲大笑，对召忽：“哈哈，公子是要改弦易张，以图有新的功法！三日之后，你我当刮目相看！”

公子纠：“请师傅尊重！”

管仲：“公子请别误会。挽弓射雕，此乃纠纠武夫所为。公子乃天下栋梁，该登临君位，挥斥八方。此次公子折弓，是天意所为！”

公子纠：“你这是何意？”

管仲：“今日秋高气爽，良辰吉日，管仲，还有召忽，要托公子的洪福，平步青云，飞黄腾达了。”

公子纠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正说着，侍从来报：“禀公子，齐国宾须无大夫自临淄前来求见。”

公子纠看看管仲，困惑地：“宾须无？”

管仲：“快快有请。”侍从应声而去。

管仲对公子纠作了一揖：“恭贺公子。”

公子纠莫名其妙，看看召忽。召忽也不解其意。

管仲：“宾须无大夫此行曲阜，是请公子回临淄继位国君。”

公子纠半信半疑：“真有此事？”

管仲踢飞脚下残弓：“改弦易张，此乃天意。”

7. 莒国。公子小白馆舍。夜。

红红的、跳动的火苗。

火光映照中，鲍叔牙正在占卜，他微眯眼，轻合掌，口中不停地呢喃着。

侧立一旁的是公子小白。小白虔诚地看着火苗，看看鲍叔牙：“师傅，时辰已到。”

火光映红小白虔诚的脸。旁白：“这就是寄居莒国的齐公子小白。”

鲍叔牙仍眯眼合掌，口中呢喃，毫不理会。旁白：“这是齐公子小白的师傅鲍叔牙。”

跳动的火苗上烤灼着一片黑色龟板。

小白虔诚地看着龟板。

突然，黑色龟板发出“啪啪”的炸裂声。

鲍叔牙仿佛一下猛省，迅即跳起，从火上取下龟板，将龟板置于一备好的玉盘中，高擎过头，向东西南北天地六方礼拜。

玉盘放下，鲍叔牙端详龟裂的纹路。

鲍叔牙喜笑颜开，将龟板端起：“公子大喜！你看，龟板呈吉泰之纹。现时辰子末丑初，阴阳交替。阴纹为五，阳纹为九，九五相交，飞龙在天。齐国新君，非公子莫属！”

小白激动地接过龟板：“师傅与小白虔诚之心，可昭天意。”

放大的龟板之纹。红光中映照出一片吉相。

8. 鲁国。公子纠居所。日。

宾须无进来，跪在公子纠面前：“臣宾须无叩见公子。”

公子纠：“免礼。”

宾须无站起来：“谢公子。”

公子纠迫不及待地：“宾须无，你远来曲阜，可是请我重返临淄？”

宾须无惊奇地看着公子纠，点点头：“正是。”

公子纠：“那，是不是要我回去当国君？”

宾须无：“我主果然英明。”

公子纠：“是高、国二位上卿派你来的？”

宾须无：“高、国上卿及众大夫，一致拥戴。”

公子纠：“无人非议？”

宾须无：“东郭牙曾约我等众臣歃血为盟，忠心耿耿。”

公子纠大喜过望：“歃血为盟？好！”

召忽与管仲耳语：“夷吾果然料事如神，佩服，佩服。”

宾须无：“禀公子，雍林大夫要臣向公子请弑杀无知之罪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公子纠大笑后道：“无知弑君篡位，罪该凌迟。雍林大夫替天行道，何罪之有！我要给诛杀无知的功臣加官晋爵！”

宾须无：“谢公子。”

管仲问道：“宾须无大夫，公子小白还在莒国？”

宾须无答道：“在莒国。”

管仲：“可有重返临淄风声？”

宾须无：“未闻。”

公子纠：“公子小白与我何干？君位承继，长幼有序。师傅满腹经纶，尚不知祖先宗法？”

管仲：“夜长梦多，事不宜迟。既然高、国上卿派宾须无大夫前来迎接，应立即启程，返回临淄！”

9. 莒国。公子小白馆舍。夜。

公子小白与鲍叔牙仍在研究龟板。

小白：“师傅，龟纹虽呈吉相，我仍心有余悸。”

鲍叔牙：“昨夜高、国上卿派人送信，用心良苦，其意就是要公子回国即位。”

小白拿出帛函，又看了一遍，道：“高、国上卿乃周室世卿，德高望重，国人敬仰。可是，他在信上并没有说让我回去继位呀！”

鲍叔牙接过信说：“公子你好糊涂。”他念道：“今日群臣朝议公子纠为新君，是日宾须无即去鲁国迎接，五、六日可回临淄。国不可一日无君，齐国积重难返，亟需一位贤明新君。”

小白：“群臣朝议定我兄长公子纠为新君，高上卿又通报于我，是何用意？”

鲍叔牙：“上卿之言，意在字里行间。你看，‘齐国亟需一位贤明新君’，公子的贤明在齐国众所周知；公子纠却碌碌无为，乃平庸之辈，匹夫尚知，况高上卿？贤明二字，分明指你。”

小白点点头。

鲍叔牙：“还有。信上说，公子纠五、六天才能回到临淄，而上卿又言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公子纠从曲阜回临淄要五、六天，可公子你从莒国回去只需三天。高、国上卿之意，是让公子赶在公子纠之前回临淄即位。”

小白面有难色，犹豫不决。

鲍叔牙指着龟板道：“公子你看，龟纹乃天相之现，九五相交，卦辞主内心刚毅决断。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公子，不能再犹豫不决了。”

小白：“不过，公子纠比我年长，这长幼有序……”

鲍叔牙：“兄弟有伯仲叔季之分，好比时间有子丑寅卯之别，只是一种分别的标志而已，与君位何干？昔日尧传位于舜，舜传位于禹，君位承继，众望所归，不在长幼之间，而在贤德才具。”

小白点头：“师傅所言，也有道理。”

鲍叔牙指着龟板下端：“公子你看，这上面是九，下面是四，五处相交，得以遂行志向。天地顺应时机而动，所以日月运行，四季循环；公子顺应齐国人心所向而动，必然得国。”

小白踌躇满志：“好，就照师傅所言，何时动身？”

鲍叔牙：“臣已向莒国国君借得战车百乘，明日子夜，就是吉日良辰。”

10. 鲁国。王宫正殿。日。

鲁庄公面南而坐。文武大臣分列两班。

庄公：“齐使宾须无大夫奉齐国群臣朝议，迎公子纠回国继位新君。寡人已择定明日亲自护送公子纠回齐国。”

鲁国大臣施伯出班奏道：“臣以为，齐国鲁国势均力敌，齐强则鲁弱，齐弱则鲁强。齐国内乱无君，于我大有裨益。依臣之见，此事不宜操之过急。”

大将曹沫也出班奏道：“臣以为施大夫言之有理，齐国若百废俱兴，鲁国则百忧丛生。”

庄公不悦，拂袖曰：“齐鲁两国世有姻缘，公子纠为寡人仲舅，不可滥施非礼。再者，公子纠继位，又岂能忘记寡人，忘记鲁国护送之恩？寡人之意已定，明日亲率三百乘战车，曹沫为大将，秦子、梁子为左右将军，护送公子纠回齐即位！”

11. 莒国到齐国的山路上。夜。

弯弯的“之”字形的山路上，一片松明火把，远远看去，似一条翻腾的火龙。

小白从莒国借得一百辆战车，星夜出发，直奔临淄。

第一辆车上，飘着一面黑幡，端坐着身穿缟服的公子小白。鲍叔牙驾车。

后面是手举火把，披甲执戈的兵车。

鲍叔牙以他娴熟的驾车技艺，驾驭着战车，一手握缰，一手执鞭，鞭子甩出了花儿。

小白交口称赞：“师傅驭术，真乃天下无双。”

鲍叔牙：“雕虫小技，公子过奖。”

小白：“师傅，我们会成功吗？”

鲍叔牙信心百倍地：“齐国逐年衰败，民不聊生，诸侯歧视，天子贬抑，就是因为没有一位贤明国君。举国上下，人心思治，公子又有高、国二位上卿的扶助，一定会成功！”

战车拐过一个大弯道，奔上宽阔的大路。鲍叔牙将手中的鞭子一连甩出三个炸响。

鲍叔牙：“公子即位犹如水到渠成。如今齐国百废待举，不知公子当上国君后，将从何做起？”

小白：“如果苍天保佑小白登临君位，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起用治国贤才，委以重任，协力振兴大齐。”

鲍叔牙点头。

小白：“如师傅所言，小白即位水到渠成，那小白是水，百姓是渠。没有百姓之渠，小白则覆水难收。”

鲍叔牙喜形于色。

小白雄心勃勃地：“小白立志让天子刮目，诸侯归服！”

鲍叔牙惊喜地看一眼躊躇满志的小白，鞭子在空中甩出炸响。

12. 鲁国通往临淄的大道上。日。

一面镶有“鲁”字的大旗占满镜头。

第一辆战车上，插一面镶有“曹”字的战旗，白色，画熊虎图案。车右边设有一面鼓和戍金，大将曹沫顶盔披甲，威风凛凛。

第二辆车上，高扬“鲁”字大旗，浅红色，画蛟龙图案。车右边竖一高杆，设有“楹鼓”和“戍金”。鲁庄公与公子纠坐车

上，身后是管仲、召忽。

后面紧跟着梁子、秦子的战车。

车鳞鳞，马萧萧，尘土遮天蔽日。一行人马雄纠纠，气昂昂，向临淄进发。

庄公：“公子即位，可别忘了今日寡人之劳。”

公子纠：“鲁侯恩德，定当重报。”

庄公：“公子割城池五座以酬寡人，不为过吧？”

公子纠脸上露出不快之意，没有回答。

庄公：“公子尚未即位，就如此不快！”说着，举起木槌在战金上敲了一下。

前面车上的大将曹沫急忙鸣金。

行进的军队立即停了下来。

公子纠：“鲁侯意欲何为？”

庄公冷笑道：“五座城池，给不给？”

管仲笑曰：“现君位未定，公子怎敢答应？况小白也在覬覦君位，一旦小白先入临淄，一切都成泡影。如公子君位已定，敢不报答鲁侯？”

庄公：“好！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”

庄公在战鼓上敲了一下。

曹沫急忙擂战鼓，军队又向前开进。

召忽不满地瞪了鲁庄公一眼。

管仲忽然对庄公殷勤笑曰：“管仲有事欲烦鲁侯。”

鲁庄公：“何事？”

管仲：“公子小白在莒国，离临淄只有两日之遥。为防不测，请鲁侯与我三十乘兵车，轻车简从，以堵截小白。”

庄公：“你所言不测，该不是想入非非吧？”

管仲：“天网恢恢，尚有所漏。如真有紕漏，鲁侯岂不劳而无功？”

庄公：“好，寡人给你三十乘兵车。”

13. 白水河畔。午。

滔滔白水，一泻千里。河水澄澈，河床宽阔。

白水之畔，停着一排莒国的战车。

兵士们正埋锅造饭。马套在战车上喂草料。

小白没有下车，他接过鲍叔牙递来的觥，一口气把水喝干，抬头看看太阳，用手背抹了下嘴唇：“师傅，到临淄还有多远？”

鲍叔牙：“不到半天路程。看来，今日晚餐，要食临淄美味了。”

小白忽然发现了什么，一惊：“师傅你看！”

鲍叔牙登上战车，向后望去。

管仲率三十辆战车，像一股旋风般追了上来。

鲍叔牙顿时警惕起来，急忙击鼓。

莒军立即登车，列成战阵。

鲍叔牙见追上来的的是管仲，对小白说：“是鲁国的车队。公子不必紧张。”

管仲驱车近前而来，与莒国兵车隔一段距离停下。两排兵车对峙。管仲看见鲍叔牙，喊道：“鲍叔兄！”

鲍叔牙：“夷吾贤弟！”

二人立于车上，拱手致意。

管仲：“一别数载，夷吾心中挂念大哥。”

鲍叔牙：“贤弟一向可好？”

管仲：“托鲍叔兄洪福，曲阜乃风水宝地，让小弟服侍公子纠日有所成。如今是好风凭借力，送公子纠回临淄。不知鲍叔兄兵车相从，欲往何处？”

鲍叔牙指指车上的黑幡：“齐国连失二君，天降不幸。公子

小白素衣缟服，欲回临淄，料理君上丧事。”

管仲仰天大笑：“素衣缟服，却见公子脸上洋溢喜庆之色；料理丧事，又见兵车戎马相从。鲍叔兄一向为人忠厚，今日可是言不由衷了吧？”

鲍叔牙正色道：“夷吾贤弟，为兄要问，公子纠欲往何处？”

管仲：“实说与仁兄，公子纠由齐国群臣朝议，高、国上卿定夺，大夫宾须无迎接，鲁侯三百兵车相送，欲回临淄拜宗庙，登大殿，继位新君。先君丧事，当由公子纠料理。鲍叔兄可与公子小白车转方向，再返莒国。鲁侯军队，将接踵而至，免得发生诸多不快！”

公子小白表情复杂地看一眼鲍叔牙。

鲍叔牙泰然自若：“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夷吾弟为何阻挡公子车马？”

管仲冷笑：“岂是管仲阻挡？公子小白欲回临淄争夺君位，行不礼不义之举，天理不容。”

鲍叔牙：“夷吾贤弟才高八斗，高瞻远瞩，深通治国谋略，人对物入木三分，难道就分不出黑白优劣、贤能昏庸？大齐江山，早已满目疮痍，伤痕累累，如今贤弟又要给齐国送上一个平庸君主，岂不是雪上加霜，落井下石？如此之举，有何礼义可谈？”

管仲闻此言稍一愣怔，仍不减词锋：“小弟身为公子纠师傅，耳濡目染，公子纠已德才兼备，堪负国任。况朝纲维常，长幼有序，公子纠登位，上通天理，下达民心，鲍叔兄有何非议？”

鲍叔牙仰天大笑：“夷吾弟此言，可真是言不由衷了吧？公子纠乃平庸之辈，小肚鸡肠，夷吾弟用德才兼备四字，岂不是欺世盗名，弥天大谎？夷吾弟向为开明之士，还是你我携手共事公子小白，以成大业。”